郭襄靖公遺集

郭襄靖公遺集卷之二十五

莆中　郭應聘君賓著
年友漳浦朱天球君玉編
門人泰和郭子章相奎訂
門人晉江王任重尹卿校
不肖男良翰　梓

書翰　廣西巡撫

柬張鳳臺

貴縣城池村落近頗無虞盖兵剳賊遁故也屢承

翰教僕切切欲先處數處但各賊自度不免已奔合上宋古底諸巢未可以草草輕舉姑有待耳懷遠之師仰仗威庇自板江以至縣址諸巢俱已蕩破俘馘雖未為多而事體保無他患惟在將士直搗窮搜即足以收成功而塞
明詔矣大都儘此一月必可引之以向帚陸諸徒也
永寧王叅作用果別近順發脩𠢕協剿殘徒擒斬百有餘功目下合擊碎江討不出旬日即可為永福計矣向者承教欲遣人枉候舍下厚念心領久

矣但僕久在外二子向隨任弟姪輩無一吏事且
公所以愛僕者不在此萬毋遠煩此遣尤感推心
之雅且吾輩道義相知固不在此亦不宜有此也
真切

與夏僉憲

懷遠之師已大破賊矣俘馘雖未多而事體保無
他患惟在將士力搗窮搜即可收成功而報
明旨矣知所欲聞附佈

東呂豫所

懷遠自臘月初四日開刀今四十日俘馘千有餘徒討罪之威已伸神人之憤亦洩矣但徒黨本繁逋集尚衆而湖兵方出郤之不回正月初三日方在靖州督發用以併力驅殄或可以收全功也惟恐糧餉難繼擬在二月初旬當分發以處二永殘孽矣陽朔廖金濫者桀驁尤甚稱將稱官至敢用絹爲衣繪龍其上其無知類如此自常狼要就擒之後又見臨桂陽朔防守有兵皆潛奔荔浦合彼中餘孽據山灣之險至有逸出江灘者偶永寧叅

將王瑞方自廣至卽順檄協桂平叅將王承恩督
田州向武諸兵擊之斬獲百餘級餘黨遂已撫定
王瑞隨從荔浦剿出合都司汪可大等兵共擊碎
江斬獲又三百餘級廖酋父子俱就擒戮今其衣
見存也此賊不滅其爲腹心之患大矣得非大幸
與今再假旬日了此而後可專力於二永也凡此
皆不敢輕報恐
廟堂聞之歸咎於當年剿撫未妥之故則罪愈甚矣
候處置二永之後將失事獲功人員會同分別總

論功罪近

題疏末已備陳之矣頃者擬親往懷遠調度緣陽永寇患切近省城巡察司道以及士民皆懇懇爲言輒留不往地方事苟可以殫心力不敢不盡其愚顧才拙力綿自藩臬東廣督征二源至今十餘年間役役干戈之務邇來形神交敝支持已難倘蒙垂念待地方事竣早賜放歸俾得少延殘喘則荷生全大德且百倍矣昨歲縉紳有自京回者云廟堂諸公尚有擬聘以任兩粤此則自分甚審萬萬

所不能堪者伏祈鑒察尤不勝懇

柬殷石汀　唐溪南

懷遠征師仰仗威令俘馘千有餘徒湖兵方進今且合剿杲太郡鄧諸巢事已有次第矣陽朔諸賊多遁荔浦大小二江等處叅將王瑞自荔浦剿出合都司汪可大守備凌文明康仁各兵共搜碎江斬獲三百餘級首惡廖金濫父子皆已授首正擬不日摘發西師以從事二永殘孽近適聞洛容之警令人駭愕不勝至寢食為之俱廢洛容縣治自

先年被古田獞賊攻破之後殘敝至極土垣數堵半依山岩而崩缺處甚多其內僅茅屋二十餘所兵民不滿百人從來縣官俱住府城惟數月一往收煙禾而已近因古田恢復知縣邵廷臣始奉文進住昨歲以憂去典史謝漳時或一入有附近托定洛斗諸賊挾陶天返之仇瞯謝漳在内欲往執之遂糾理定殘黨以五鼓環園男婦聞警輙自驚竄後岩謝漳率兵民與拒斬其數賊而常安鎮土兵亦至共斬五十一功謝漳傷故兵民被傷者十

餘人雖當時賊遁殺獲有功而事體甚駭聽聞亦未知印信存否不謂地方之多事一至於此托定洛斗切近永寧常安鎮先年攻破洛容即此賊也向者大征古田議在順剿之數後因知縣余涵受賄聽招其遺患果如此今當引兵併剿矣但右江永寧三道俱未有報未知情節的否俟報至即請教裁處也

與李西垣總戎

逆猺從來負郡鄧爲固郡鄧破餘巢不足平矣非

公神籌嚴令安能使將士用命如此聞之喜甚喜
甚未剿巢穴望即揮戈亟擊一鼓盡平即將湖兵
厚犒而歸使天下共知公之此舉不藉鈞兵之力
豈非一大快事耶洛容二永賊勢甚急惟公作速
收拾期此月杪分兵進剿決不可悞蓋剿後必繼
以撫撫之必令得耕得食方無後虞即求福立堡
屯兵皆當不悞播種乘屋始可少省糧餉方爲久
安之計切囑切囑諫冲之撫公自有妙用但自傍
人觀之皆謂淹延時日恐悞合剿之事即鄙人之

言亦多過激豈獨李君自古成大事立大功至有謗書盈篋者況一二旁言哉公一切置之不校尤見雅度洛容二汞刻期惟公早定徑行一面見教并知會各道大約狼兵摘發精鋭者實數二萬方足分布其餘留彼中搜扒招撫可也右江如上油峒等賊恐爲洛容及上宋諸賊之助可行王叅將嚴行撫諭并令人守之其他處類此汞寧事付之王瑞永福付之門崇文康仁洛容當用何官公與諒道徑定之公當從洛容入二汞則可以兼統矣

諸望留神區畫便宜行之貴在神速而已

與李總戎

二月二日得逓中手教具言招諫沖劉郡鄧八寨各情節良工之心獨苦已備悉矣從古大將在軍中奇謀秘計不能遽信於人而又不可明以告人往往而是於公何損公亦於人何尤哉惟是淹滯時日恐致兵疲餉匱即鄙人最知公心者亦不能無憤切語則於他人又何責哉惟公一切置之度外可也分兵以向洛容二一求頗公及早行之倘旬

日之內得破洛容之賊卽作發兵追捕入於疏中
廟堂之上或者少從寬處不然其事體不可測矣蓋
近例甚嚴而首相責成閫外之意尤切近楚中江
防失事之旨可觀其槩矣洛容二永之兵東蘭那
地南丹三州全兵之外須再得萬兵方足分布又
須得那地一州及次兵一二枝先從永寧發永福
而進方成夾擊之勢若昨右江道所開只從一面
直擣恐非完策也望公亟亟裁行糧餉已不能繼
矣募兵望就彼作速發回僅可留王鸞金仲伯及

蒼梧二營而已洛容二求決不必用鈎刀手一併速發尤幸

與李總戎

右江道來揭云云甚合鄙意討罪之師獲功至三千有奇誠可以止矣況有洛求後舉非數州全力收功恐難此議誠爲確當但事難遥制茲虛其封刀之期聽公與巡道定之愚意將東蘭那地南丹鎮安歸順龍英龍州下雷思明奉議求順等兵盡行先發而留泗城思恩上映湖潤約可六七千兵

在彼兼同募兵二三營分劄各要害俟撫標既定而後并製于狼兵專留募兵或量留土兵二三千以協募兵何如望一面酌處一面督發一面馳報毋再遲疑可也鈎兵及海南北王梶劉勉等兵并速遣之人夫水手等項應散者速發司中餉饋已不能繼矣切囑永福及修仁之兵速宜先發不然大兵以一面湧至賊或由理定奔修荔或由毛峒奔臨陽恐彼處既不能支而此處又不獲賊所係大矣留意

東殷石汀

奉正月念四日手翰備詢洛容失事之因指誨勤惓不任媿感其事初據永寧道揭稟因典史開印云云後再訪報又因有販賣瓦器客人為中渡村獞人賒買未償告之典史與之追給明白仍監禁二獞問罪各獞懐憤遂糾洛斗上宋理定諸賊潛集近村及城外至五鼓以十數人從後山潛入先取二犯徑至典史卧所逼令取印殺之吶喊而出居民方覺驚竄官兵登時追敵殺賊六十餘徒所

殺者多理定賊也此此爲眞信但此意疏中不宜復云嫌於類懷遠之套也官兵驚擾之說前未有聞或出傳者之誤今印尚未得右江道報云係古田陶天返之子陶朗月收藏約在日下獻出恐亦未可必也溪南公二月初六日巳按柳州疏稿往會久未回覆或云欲俟得印及進兵并報之意未審是否請翁稍緩之以俟定議何如三峒仙迴及江上近皆無警惟陽朔大水田諸賊向爲總戎一樸之後俱遁荔浦大小二江近雖擒斬七百餘功多

係匿茶溪及南鄉凉境岩塘之賊其遁荔浦者未一勦也日前雖不敢出沒終恐爲患而臨陽士民懞告不可撫回是欲以荔浦爲壑非計也府江道深以爲憂已留吳天賞同部兵四百名以備緩急之用其意與吳大祭尚欲俟二永之後有所圖也生意天下無不撫之剿況春深兵倦勢難復遣已決意行臨陽二縣掌印官設法撫之矣理定江道爲古底上宋海灣沙羅諸賊梗阻向未通行今不日兵進而總戎以水兵屯劄理定策應江道當自

定也大都各賊俱以古底上宋爲歸若得此處停妥其餘稍易但總戎與右江永寧二道規模太廣分哨太多且欲旁及上油下油等處雖此處素爲賊藪前歲有攻富祿鎮之罪然恐非今日兵力之所能槩及已經懈切阻止尚未卜何如翁遠鎮端州且有東事繫心分兵分哨諸事不敢一一瀆擾生寒劣無狀完一事又生一事徒自疲苦奈何

與李總戎

懷遠之功雖成然淹引時日費餉不貲議論紛然

無以自解今順剿之舉尤當以神速爲貴乃發兵之始復濡滯如此不惟頓師耗餉而各賊聞風散遁收功更難是誰之責與若以懐遠之事尚有未安洛容之哨尚有未明何不先發二永之兵付王瑞輩自爲之而必勞大將軍之節制哉不然鄙人且負弩矢先驅矣大都此舉只期旬日完事以贖我輩罪狀若復躭延日子致悞兵民耕播縱能盡殲遺醜非鄙人之所敢聞也糧餉已罄若復久留募兵不即遣散致有不繼之患亦非鄙人所敢知

也均惟公自裁之

與李總戎

右江道來揭面會公於長安云云似有因降爲功之意愚意執其首而處之猶之可也若欲并處之則所獲者數十人而已以後孰肯出而求降耶恐善後愈難爲力矣慎之慎之鄙人只求完事只求可以善後如以一毫爲功希賞之心行之則天地鬼神實共鑒之連日懸望發兵消息乃復爲此淹延之事奈何奈何三方並進事體固爲重大然亦

不過摘其倡惡者處之非欲窮誅而盡殄也必欲多留募兵聽發於洛容則可若二永則止用僉仲伯一營發於永福而永寧則有王瑞之標兵也餘可無用矣鄙人謂事難遙制故以督發之權屬之於公與巡道不謂其不相體如此然則何以鄙人爲哉望速發二永之兵聽桂林永寧二道王瑞門崇文等自爲之聽總戎或專事洛容或在懷遠善後無不可者狼兵在作其氣若抑之使不得伸萬一情而思歸不終所事則執事事也執事責也非

鄙人所敢知矣亮之

與亦叅將孔昭

懷遠之役既有成勞洛容之行尤深倚重惟兵分勢薄每切单弱之憂耳來揭携其黨桉其尤鼓惰歸禁私逸無一不中肯綮甚幸惟嚴飭所部加意行之期於功收一鼓績底萬全斯可矣若濫及非辜得一漏十致難收拾則非所望於本叅者也切囑

與沈憲副

類報公文極爲詳盡所惜到遲而穉䟽已先發數
日一時敘錄多不能盡已批行按察司會同紀功
道覆覈通詳矣來敎撫處事體似有次第甚幸甚
幸但須責成擔保以永杜釁端斯爲久安之計也
切囑各哨統督官公與總戎敘報皆以叅將王世
科稱首及訪之隨征人員亦云王叅今歲頗用心
此舉殊賴之況善後之事尤不可一日無洛容之
責雖不能諉决當爲之開釋公報洛容上油功次
亦畧敘其籌畫之勞以便敘賸不然則經年憂勤

一旦盡棄於心誠有不安者不知按院近時稍知其作爲否類報功罪決不出初八九日發行二哨功次惟星夜馳報萬萬聞楊都司已抵上油等巢報開刀三十功則勢難中止此兵又不宜撤矣惟作速收拾即爲撫處使不貽後患尤囑聞各將官此行尚有需索之弊可恨可恨望訪實備細開報幸毋隱也

與李總戎

承教責成三州出兵以守永福理定陽朔碎江諸

地各土酋推托不肯承領固屬有辭至洛容原隸常安上油原隸富祿彼馬得而諉之若使三鎮各實足二千之數則分之以守自有餘矣乃各道以虛數塞責致生戎心至煩官兵爲彼應援然則將何賴哉今既不肯分外出兵惟切責三州各實原足二千於內分出防守洛容上油二處添撥彼中賊田給之初年仍與之口糧魚鹽何如理定如公所議增兵一百極至二百無不可守之理但烏合無籍之衆恐不堪用徒糜糧餉耳所示楊亦二哨

事體殊有可虞久疲之兵豈堪如此費力僕向固

憂之欲竄上油之舉正慮諸賊據險難克不如併

力於洛永間也今果然矣望公作速設法以策應

之必不得已則鎮等兵仍當以協上油不必協上

求也又不得已則煩公一劉柳城調度何如所報

各三百餘功果否小既初九十日決發不可再遲

得約一數作速見教至望永寧王參以撫爲剿亦

迂策也姑聽之耳洛容上油只宜援尤不可濫及

向已切切諭之公再一申命之期於事體穩帖功

級之多寡不必深計也尤囑

與吳菲菴大叅

承教善後事宜禦寇安民之意備之矣目前惟守備一事當即會題其他可以徑行者一面見之行可也土兵此時皆有歸志必不可留縱留之必日逃日減無濟於事惟實足鎮兵最爲緊要昨又申總戎與右江永寧二道矣何意見之相同也海灣古鉢二堡可一面設立一面招兵赴此時各州兵見在必有私愿聽招者就令理定等堡中原係南

丹東蘭者往招之不可遲也理定堡作速行令修葺僕意事後令叅將王瑞領標兵并量取鎮兵於二永適中駐劄與康仁相爲犄角使殘徒不敢復肆不審何處最爲適中若理定則去永寧太遠矣望一查示民猺可招者行令該縣上緊招集及時耕種此意已示該縣久矣何至今尚杳然無聞耶張鳳臺節次貽書欲用猺民且耕且守不知可就用作堡兵否功次僕已約數報之望嚴督各哨竭力窮搜收師之期非十三則望日也田州戍兵弁

望嚴行督留緩急亦可濟用切囑吳天賞施有敘已於懷遠疏中報之蓋督府所發原爲懷遠而行也今尚可再入否此行敘報蓋有論罪者在故不敢濫及也此復

與夏僉憲

懷遠之役人皆爲僕危之多藉教益迄用告成二永陽洛又幸竣事俘馘四千三百有奇尤出望外凡此皆出僕不獲已之舉從茲之後休兵息民不復問戈矛事矣承念及謝謝蒼梧解府江額糧逋

欠太多明係官吏積弊縱有賊占拋荒何至若是之甚也係所嚴行催督以少資兵食使府江得保無虞尤公之所以始終其功也惟留意焉

與徐念吾憲副　王參戎世科

地方之事在於處置得宜不專恃兵力以勝之近陽朔諸獞一剿之後繼以撫處即稱帖然蓋撫剿兼施恩威並用此不易之大機括也府江自征剿後一時當事者不違此意必欲一獞不招雖軍門節次有行竟以虛文搪塞以致紛紛擾擾未有寧

息之期至黎福在則係民賊尤易駕御者當此耕作之期彼豈無顧招意必與之角勝負於層巒叢箐之間恐非我師之利也吳天賞等兵利於平地衝擊至跋涉險阻上下溪澗非其所長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王本寀勇於任事未必審於料敵地方安危所係不可不加慎也施有叙兵欲赴廣之急必不可留昨所云云恐兵賊方在相持騎虎之勢難以中輟不得已或暫借一用若賊尚可羈縻而我兵之勢必不能敵則仍從撫處以俟徐

圖可也殘徒既多田土盡以入官終是禍本即酌量退給使之得耕得食以杜後虞未爲非計均惟留意

柬張鳳臺

增秩之典僕深媿且懼乃屢賜賀盃用赧然竊自循省分過器盈惟有奉身而已倘倒陳蒙允即可飄然東行不則連章求去歸而事親從兄養身教子未爲不遇也敢復有一毫覬倖之心哉此謝

柬内閣本兵

粤西地方猺獞尤𢎞會省二十里許即民獞錯居外如永寧永福陽朔義寧及平樂柳慶所屬一城之外皆係猺獞喜人怒獸虔劉剽掠習以爲常以聘所覩記如𥕢江獞賊殺陽朔知縣張士毅靈川獞賊虜署印布政司照磨曾傳弁印永安獞賊虜知州楊惟孰弁印其他類此者尚多率皆置而不問且從而撫之以致夷志益驕動以執官掠印爲狹撫常套而當事者亦苟安一時至軍門有不及知者聘所目擊而切齒久矣不謂諸孽復蹈此計

聞之不遑寢食而一時共事各官亦皆憤然有滅此朝食之心乃遂决計順剿非敢以窮兵爲事誠不忍坐視夷患而沽省事之名也茲幸旬月討平數邑士民莫不懽忻鼓舞地方寧戢之機或在此矣其失事人員不敢不據實通論但各道終歲憂勤而順剿之舉尤多勞勩其功實浮於過伏乞少加涵貸示任事之勸懷遠渠魁黄金付楊銀亮加仲才擄詼道申報俱已授首楊銀帳加狃社二名潚乃隨亦爲三甲殘民擒獻矣附白

柬陳幼溪

軍旅之事非生所能尤非生所願惟一念戢暴綏
良之衷不容自已而亦不敢以諉之人使以一毫
立功立名之心行之則幽明之譴尚無所逃況敢
有希賞意乎荷翁憐念至爲生抱不平骨肉深憂
何以報稱萬一顧生不才迂拙成性作郡六年忝
政布政俱滿考忝竊兹役亦將三年自安於分義
久矣役役戈矛形神日耗倘得放歸以延殘喘則
大幸矣敢復有他覬耶惟翁亮察外承示諸員皆

此中灼然聲稱者敢不惟命

東張鳳臺

二永之處屢承雅教鄙意甚堅顧

廟堂深有弩末之慮覆疏及來書皆有添調土兵及

相機而動之示後因洛容之警故不暇再白

廟堂冐然爲之移師二旬之內晴明僅二三月幸而

將士用命俘斬至三千有奇合陽朔荔浦之功則

幾於四千五百而貴縣遶山一帶如狼家寨等處

號爲最惡者殱馘尤多真出意望之外近縣官入

省面叩之云撫插擔保可必無虞非仗台庇何以得此海灣古鉢二堡俱已屯兵海灣土兵二百領之者頭目莫負敎乃莫隱俊子也古鉢土兵五百領之者頭目楊承芳也惟毛峒尾未經議立以田少故耳當徐圖之城外留都康土兵二百餘名俟秋間鎭安戍兵至方代而遣歸守備康仁分守道以士民之意議留已會題矣求福乃會省肩臂右江咽喉僕未嘗一日忘念況有知己之命乎二十四甲亦行縣備官責成取有甘結在官其一二附

帑賊之徒聞先期逃去有就戮者惟陸酋深遁未
獲併責之王參矣緩之必可得也地方之事僕皆
賴石汀公指授而永福之處則石汀明云爲渠補
過公書達石汀望致歸德意懇懇即東省地方諸
事苟可委曲處惟公更留意焉尤望僕邇來神力
交瘁衰態種種見矣來教有即督鎮之稱豈所以
知僕者乎僕力綿才拙軍旅之事原非所能誤被

茲

命適當多故之秋不敢以艱大之役諉之於人不得

已任之而倖以竣事耳若東省重寄則萬萬所不
能勝者惟公軫念轉達
廟堂諸老但得放還田里使八旬老母得遂東歸之
願少免呻吟之聲即萬鎰之賜不是過矣功名之
念僕生平甚淡作郡五年參政布政俱滿考茲役
又將三年自安於分義久矣敢復有他覬耶惟垂
亮萬萬

柬殷石汀

適見邸報陳給事論及兩粵事體大都皆因人言

之過也信衆口之難諧而邊方之不足任矣可嘆
可嘆閫議者至欲歸咎總戎其實懷遠之役身先
士卒履險蹈危破二百年不能破之賊亦可謂勞
苦功高矣雖主用募兵之多初覺可怪然板江潘
營摧堅陷陣搴旗皆募兵之功向使專用狼兵亦未
必收効何如即按院及右江諸道皆云云此天理
人心之不容泯者也傳者謂古田餘孽與懷遠連
合爲患而咎及於彼妄矣妄矣募兵近萬往來會
城無毫髮之擾亦其威令也其不謂難乎望翁於

廟堂諸老處委曲一白以安其心至懇

柬胡廬山

別後再經寒燠仰德之念無日不勤向閱大疏知公北發之車因侍太夫人輙留弗往仰見孝養真情孤高盛致甚羡甚羡緬惟太夫人天祐純嘏期頤遐算不卜可徵以公碩德峻望出處係世道重輕可遂韜閟經綸不爲清時出耶巖廊之命旦夕且下願脂轄竢之弟濫役幾三載勞勞擾擾大背夙心懷遠之師倖爾竣事移之以向陽求諸醜亦

藉告成水陸遐邇一時帖定無非指授所及也從

茲而後與民更始絕口不問戈矛矣顧賤體衰甚

老母鄉念日殷秋間定作歸計知已敢一吐之

東呂豫所　譚二華　汪南溟　陳幼溪

地方事體已屢白高明以仰慰軫念矣但聞都下

尚多訛傳致厪

廟堂之憂茲生之所深用悚惕者也懷遠之師獲功

雖僅三千三百有奇而兵退之後以饑病死者不

可勝計殘猺皆私相悔恨謂

天威之不可犯如此以故哀懇乞降安揷聯束不甚
費力右江守巡道及柳融士民僉曰可永保百年
之安生未敢遽以爲信近據三甲衣巾生員姚廷
臣賀德赴省呈告設立社師淸里田稅殘民之心
如此則殘猺從可知矣古田遺孽倡於常狼要糾
結旁近黨與爲陽永之擾向者師期踈中已明陳
應處之狀後因潛越洛城奪印挾撫生遂不及具
請決計剿之移師旬月俘斬四千有奇隨即撫其
餘黨及時耕播數郡地方翕然大定一時官民謂

如此景氣固從來所未見者擬從此而後一意撫綏與地方相安無事生之願足矣𢌿云省城關廂及靈川等縣皆被侵掠何其訛之甚也今歲用兵諸將校深入險阻衝嵐冒雨其勞苦不可勝言至總兵李錫身先士卒親冒矢石馳驅於層巒絕澗之間破二百年不能破之寇尤所謂勞苦功高者也雖其執議主用募兵然當時板江奪險潘營衝鋒賊棄鐵甲長牌不啻山積實皆募兵之力向使專用狼兵易挫易驕未必收功如此之全之速也

蓋破古田諸獞可以專恃狼兵破懷遠强徑則募兵誠不可少也且土募諸兵數萬往來於融永地方絕無侵擾由其威令之嚴故也融人交口頌之此實天理人心之不容泯者聞議者以募兵之事歸咎之其情誠有可原生與兵之共事一方祊亦落落難合近察其用兵克敵心竊韙之大都德量智慮不及總兵俞大猷而勇略之壯枝藝之優真實不欺之心求之東南將領不可多見也不惟懷遠賴以成功卽將來地方且將賴之伏惟炤察少加

優貸以安其心不勝幸甚糧餉多方節縮僅足支
持古田剩餉尚幾九萬之積若地方無事則此九
萬者可常存也統俟所司查理明白造冊奏繳省
城已照舊規調狼兵三千戍守及分發永福陽朔
矣潯梧叅將員鈌倘蒙就近推補則都司楊照汪
可大皆可備任使者附瀆

東呂豫所　譚二華

聘不才行能寡劣無以受知於當世之大人君子
久矣顧自省平生存不敢欺之心持不敢怠之志

凢所以戢暴安民惟求無媿於此而已如以一毫
立功立名之心行之則幽明譴殛且不能免況敢
有覬
恩希賞之心哉顧此中諸人士挾其意見愛憎毀譽
多所不免聞總帥多不理於口適見科疏以誇詡
欺謾為疑豈獨為總帥發耶一聞之媿汗浹趾方
懷遠敘報之時將吏輩皆敘及楊文廣與湖廣總
兵官張賜二次覆軍之故以明今時之難生一切
削去之碎江賊廖金濫者稱將稱官至用黃絹為

袍繪龍其上今賊已授首其衣見存也生疏中皆不敢及誠懼夫蹈誇大之誚貽縉紳之羞也郎洛容剳印一節巡察方歷柳州鄉士夫皆云登時殺賊數多印復追出當言功而不言罪生竟約疏參之會賊已盪滅始改為通論功罪生之設心欺否當能辨之矣敢私一傾吐如此懷遠之役當時議畫不一參商掣頓聘不啻身處叢棘之中而同心協德相與以成始成終者惟巡察唐君無非仰體門下討安地方盛意附白不盡

東鄭壺陽

萬里長行殊不能爲情途次萬加宣節以慰懸切

公此行必榮擢矣僕匏繫西陲責任鄭大八旬老母日切歸思何能爲計脫此樊籠也向以師命未敢以請今少需報滿後飄然掛冠矣倘

廟堂諸老有欲以東事任僕者此則自分才識精神萬萬不能堪副望委曲代爲求免則受愛厚矣至

懇

東王恕所

近者李總戎差官行小啓奉牘時蓋爲李言也適聞浪傳之意其指摘地方擴搶多故自惟迂疎無裨安攘濫叨兹役適當古田方平懷遠八寨方撫之後八寨初甚危疑僕百計撑持賴以帖息懷遠潰於非人所以致變者旣有由矣若古田雖平然當時急於收功而黠孽之散逋旁近如陽朔之碎江永福之邉山理定洛容之托定洛斗諸巢甚多糾結窺伺蓋自彼時已然及隸之鎭堡鈐束不啻驅豺狼而受羈絡反噬之心無日無之乃一時當

事者恃以為安惟務省費撤堡汰兵不復有所顧
慮成規一定不容輕易又三年之內道參更代者
各三人以別道兼攝者數人各以意見互為張弛
僕雖日事督責而伏機隱慝卒未有先事消弭之
者以故帚狼要一倡相煽而動陽永二邑為之驛
騷馴而致有洛容劫印之警僕之適遭其窮困如
是也仰仗
天威懷遠平矣二永陽洛定矣府江右江晝夜通行
矣一時景象真出意望之外傳者乃曰關廂移避

入城曰靈川被寇曰全州閉門曰撤兵之後殘徒潛掠郊外皆絕無影響之事也僕數年前爲藩臬時見蹄桂西南諸鄉及府江右江無日無虜掠之報觸目憤心久矣今幸遠近帖然廼無故造此不祥之語僕無足恤竊爲地方憂焉爲此語者誠莫得而究詰矣或云出一二士友之口或云出聽選官吏之口或云出仕宦族屬之口皆不的知但撫巡之在一方責任不同其爲風紀之司一也勘合夫馬之不敢濫給法度紀綱之不敢盡廢以是蒙

怪則爲法受惡固所甘心若以丈勘之故專咎不
才則枉甚矣盖丈量之事建議者柴大叅也允行
者殷撫院與李明公巡察也具疏會
題者亦李也督促其事而添委多官者亦李也僕下
令只清將來不追旣往調停其間則有之矣事出
多人之手叅商叅錯勢不能無及閙士民有稱不
均者則爲之議覆勘有稱官米太重者則爲之議
官民一則如是而猶稱不便則明示縣官照舊徵
糧矣明示督冊官照舊造冊矣其委曲以順民情

如此不謂猶以此斂怨訛言煩興又何惑乎萬里之外不以欺謾爲議耶總之一官三年慚無善狀未有不自速戾者此其故僕自分之審矣苦心無益病骨增高抑何愚之甚耶恃在愛雅且辱教及之不覺喋喋如此一

柬内閣

差役回猥承愚翰仰荷優涵大德感極感極聘竊自循省淺劣無狀負愆於地方甚多至一念爲民任事之心不敢少有欺怠以干嚴譴自剿撫之後

數月以來遠近帖伏雖夷情叵測未敢恃爲久安而縉紳吏民僉謂從來無此景象非敢誑也廼喜事者多爲流妄之言至走卒輩類以賞給厚薄法紀寬嚴顚倒白黑致廑

廟堂之慮非藉台臺懸鑑萬里洞燭羣猜則聘且棘過不暇況下而將吏乎顧蒲柳弱質邇已薾然疲矣鞭策不前尤增竦讋如何丈量之事時因李巡察將代督促太亟添委多官以故叅差舛紊間不能允但稱便者十之七八稱不便者十之二三而

二三之中公私又居其半也總之地瘠民貧大宜從寬為主今黃冊照舊填造徐議專官清豁務俾均平畫一不致有愁嘆之聲廼可耳附白

東吳川樓同年

遡違幾廿載矣荏苒風塵曾弗及一奉話言通問仰戀何如忽枉教椷恍然如對及頌所貽新刻洋洋盈耳誠所云鳳吹龍唫者也慰羨慰羨戍榜同胞如晨星至如兄丈聲望蔚起猶服在外僚雖狂簡成章弘佐菁莪之化然於大材則誠屈矣顧

方今明良盛會求賢如渴之秋也梁棟圭璋有不需之於明堂清廟者乎顧膏秣族之弟庸謭濫役荒遐日勞櫌戈鋋間殊違夙志頃仗庇庥疆隅稍戢而蒲柳弱質則已薾然疲矣竊寐丘園少之更當有請也握手何期臨風悵惋

東火文津光祿

不奉顏色八載于茲遠徼塵蹤聞問缺焉久之然御恩仰德未嘗一日忘于情也緬惟公茂對昌期求綏福履期頤上壽不問可知諸郎皆英偉利器

處囊脫穎討必有發公之所未發者向會張鳳臺
侍御備道高門子弟守禮敦誼無一事干有司
其仰公可知矣不佞謭劣無似濫役邉陲日勞擾
兵革閒殊違夙志頃仗洪庥疆宇稍戢顧匏繫荒
遐何緣摳承左右伸茲契闊也耶念之惆悵長小
兒年十五已習爲文次小兒年十二亦通句讀無
非公之庇也附聞
東唐溪南按史
征猺功次聞已蒙覈報不審洛承之疏得偕發否

中間司道多同倘可並報以便本兵類覆而免重
賞之費或亦
廟堂意也惟台裁何如兩征將士頗効勤勩誠不無
望賞之心如僕淺劣無狀叨冒已極若復沾分毫
之澤不惟有人微賞重之慙福過災生之懼且使
淺中凉德無以見諒於士君子是僕之負罪愈深
負媿愈甚者也惟執事不棄察僕之愚畧僕之事
使僕少白初心則執事之所以垂德於僕者高泰
山而重九鼎矣顒瀆

東殷石汀

適閱邸傳大疏入

聖明洞燭遂情溫綸煥發彼浮忌之喙徒自損耳某

已補外矣某疏之誕尤甚顧翁爲

宗社計爲生靈計一切付之度外萬毋復辨白與少

年輩爭短長也至懇至懇大臣任事自古爲難然

未有如兩粤之難之甚者翁長才大畧自足結

君相之知如生菲劣抑何以卜其終哉乞閒之念爲

之愈切矣李臨江道長初到大都直亮人也良足

爲幸

附柬張鳳臺

近聞駕將入省擬遂傾倒之私茲承教知晤期尚在冬間彌切懸企僕乞歸小疏至京因

明旨方嚴豫所及幼溪諸公却令勿進且聞之王恕所似猶不免於東之意審爾豈豫所公所以愛僕亦豈豫所公所以爲地方哉即日以給由報矣旋

圖再

請也

啓殷石汀

八旬老母廿載他鄉雖晨昏之侍少遂承歡而閭井之思時縈顧念每逢誕日更懼衰年仰藉幈幪耳目之聰明尚爾無恙伏承存眷瓊瑶之寵渥賁然其臨筐篚輝煌何啻百朋之錫絨章炳燁至壓九畹之褒謹拜手以登嘉矢銘心而頌德肅裁鳴謝敬竢崗申

又柬石汀

適承差共還生乞歸小疏到京因諸告病者衆

明旨方嚴呂豫所公誠令勿進遂挾以歸奈何但賤體衰疲已甚寔非有所假托養高積望如諸少年者然茲不獲已且以瀟告旋當再籲

閣下祈得請而後已也辱翁垂念最深敢借咢言一達諸老俯允放歸少延殘喘倘不即塡溝壑尚有可驅馳日也懇切

柬譚二華大司馬

善後事宜伏蒙門下採納俞允地方幸甚生尤幸甚其間兵防撫處諸事業已一面通行卽令遠近

猺夷震伏恐後何者非門下之賜耶惟賤體自入
秋巳後衰病侵尋且八旬老母在任十有六年念
家甚切頃具小疏乞歸適諸制科告病
明旨方嚴不敢投進生至駑鈍敢不仰體
廟堂盛心顧積弱巳久揣分度力必不能復事驅馳
非諸少年養高積望者比也況清世才賢不可勝
用毋論他省卽粤西藩臬如魏憲長文烣吳憲長
一介鄭大參茂皆敭歷嶺海卓然足任重寄而何
有區區久假以所不堪耶伏冀台慈憐察骸骨迎

毋而歸且得少假休息萬一未塡溝壑則効犬馬
力尚有日也不任祈懇之至

柬俞前虛江

別後倏倏三秋有懷寤寐彭太守至奉三山手教
得聞北上消息喜不自勝爲
宗社慶爲邊陲慶也二華公秉樞軸公與籌幄豈非
千載一時乎尚父阿衡之業海內跂足竢之西粤
地方仗庇寧戢惟是孱軀積苦薾然日疲茲且以
滿告但願生入玉門關快覩昇平景象不啻足矣

敢望如公所期許耶率此布悰故人其亦垂諒否

又柬虛江

僕自補外一十八年瘴雨蠻烟賤體固不足惜而老母年衰且病如鄉閭之思何頃者石汀公上章求退而書達諸老請以僕代蓋惟計其近且便而不顧僕之非所願尤非其才也百粵重寄僕即無病已萬萬不能堪況以骨立之軀而當此多事之後乎

廟堂諸老自有權衡萬無畀之庸劣以悞地方理然

僕一聞此說則固恐懼而思逃矣頃已再疏乞歸不審已得請否惟公於二華公處曲爲作成即䖏斥亦所甘心不敢復有他覬矣恃愛附瀆不任懇切

柬呂豫所

宗藩事體頃蒙

廟堂注念特示所司大加振刷甚盛心也顧廣右諸宗之事其難處有甚焉者諸宗百年相沿止請名封不請婚配近年以其不合條例一槩寢閣一時

當事者不得已將已名未封者給米三分之一少
示賙濟與得請之時可獲全祿也然猶嗷嗷告擾
未嘗一日已近名封頒給已一百三十餘人而祿
米仍止議三分之一勘合一至諸宗不啻聚訟輙
歸咎於撫按而不知當時撫按所請寬名封一欵
本欲破格爲處給之全祿而三分之一則出自部
議也人衆勢窮不惟恐相聚爲非而將來抗令恣
兇所可憂者方大矣門下軫念桑梓惟亟加之意
馬諸宗幸甚地方幸甚

柬楊州火上舍、

舍人因聞尊翁長逝少峰令兄暨濟姪相繼淪喪惻然久之顧尊翁年踰耄耋既壽且榮無復遺憾而少峯濟姪皆在壯年齎志以沒爲之奈何鄙人媿在荒遐不及銘尊翁之墓所示誌文尚未盡尊翁平生鄙人附名其後足矣其何敢辭來教家務云云令人益重動念愛莫能助徒切此心耳細讀尊翁遺言惓惓於節約之訓此高門子孫所當世守而勿替者諸難志趨素定自爾超軼尋常惟中

守日新二孤幼弱何賴所以主張綱維毋令豪猾
之徒窺覦侵竊以隕墜世業得非諸難之責乎至
望至望外具不腆奉之尊翁靈次并少峰兄濟姪
少伸東芻之敬不盡萬一之情

東呂豫所

新封諸宗雖止一百二十餘員其已請名封者尚
數百人故一聞減祿之文輒相率告擾至多爲激
迫之詞故

靖藩不得已復爲之請非不知宗衆日繁司帑告詘

但削之太甚至於無以自存則廉恥道喪其勢必不能安妥若當時部議只減其十之一二以示警罰猶可以少安其心不至失望如此之甚也惟裁察目前宗祿兵餉尚足支持但恐久則難繼耳查得潯南梧三府所屬存留糧額數多有司視爲巍餘任其侵負及三府驛遞水夫等役亦多虛糜已行司道各官設法清理議將糧米解司以備宗祿驛遞銀兩解司以充兵餉亦庶幾稍濟於他日也倘蒙一示巡察加意督責則奉行者當益謹矣貴

省地方秋冬以來絶無警息孤航匹騎通往無虞

皆仰仗寵靈所致也恐𠩄軫念謹此附白適閱邸

報彭憲副改撫夷道綏戢猺獞制伏豪宗誠非得

人不可也永寧參將王瑞謀畧出諸將右永寧永

福州縣倚之不啻長城併乞留之久任毋爲有力

者所奪尤懇

柬禮科

宗藩事體頃蒙

廟堂注念大加振刷甚盛心也惟廣右諸宗其難處

有甚焉者擅婚之弊沿襲已久今給之名封而減其祿食固以示違例之罰而裁節之意實寓其中

生尤有以仰窺

廟堂為邊將深長之慮矣顧諸宗觖其素望嗚號不已而窮蹙之狀又誠有足矜者不獲已為之具

請倘蒙垂察曲賜酌處則不惟宗衆荷恩而地方蒙

福尤非淺鮮矣草率裁瀆不任感悚

與靈山張龍泉

先人在靈庠八載每以道義訓迪諸生非徒以文

藝也今幾六十年矣不知何人士尚能記憶及之耶士風之厚於此槩見但名宦公典果出於人心之公則可若有一毫强勉不惟有狐盛典即先人在九原之下亦不自安矣惟公其亮之

東陳幼溪

聞倭奴大舉入寇勾誘之慮今果然矣廣中之事計已報

聞吾閩如南日玄鍾等處俱有登岸不知今作何狀殘破之地豈堪再擾甚爲鄉邦憂焉安攘之策望

翁示當事者急圖之庶不致如曩時坐視縱橫而卒釀成大變也生祿祿幾四年矣八旬老母廿載異鄉閭井之思日切一日恐退則無所於歸奈何奈何

與徐憲副

來教云云知峒賊報復之念果未嘗妄要亦吾招捄之道猶有未至也天下無坐以待斃之人况犬羊之輩不得耕得食而望其終能帖服乎齊凱輩知利而不知害不惟不實心招撫且從而魚肉之

安得不懷異心乎惟公嚴行督責一面隄備一面
招回倘無田可給即稍分兵田以償之亦無不可
者胥凱如果壞事當思所以更置之不則恐終爲
地方憂也江道之議極是當以通行人爲主非急
於挽縴也其各冲口架橋必從源頭窄處用力方
爲省事如欲沿江架木以就縴道則隨成隨壞不
爲徒費無益乎其遇石山非鑿則焚然後可以取
道均惟裁酌行之督府之意甚銳乘此機會先請
餉銀備用何如餉銀橋稅之查正恐地方有事凋

兵當量留以備緩急近聞已汰操兵之疲弱而量
留凘兵之半甚為得策不審果然否蒼梧縣起解
糧銀不時行該道嚴催濟用尤幸尤幸永安修葺
各城池營堡均惟加意

又與徐憲副

昨得驛人之報謂汪叅與公同行入省僕恐驚動
夷心故特止之乃與之俱回茲承教云云則又何
嶄此一面議耶大都御夷之道撫剿兼施恩威並
用此不易之理也府江三峒既征之矣繼而餘黨

復熾又剿之矣首惡如楊玄昌又計擒之矣善撫之未有不帖然定也屯戍之設謂何以其有虎豹在山之勢使獞徭畏懾自不敢動萬一猶有不悛者則以吾之兵俟釁而應之相機而圖之此立法之初意也迺齊凱之輩務爲身家之圖攬占兵田侵尅兵食以致逃亡大半實兵幾何方且百般恐嚇殘徒騙害無厭致使怨恨驚疑動思報復是地方之有未安齊凱輩壞之而齊凱尤爲罪魁僕所熟聞而痛恨之非一日矣屢行究革而公猶爾姑

容僕意苟可相安無虞亦姑置不問可也乃卒不
善撫馭復議剿除兵連禍結寧復有已日耶各州
土兵連歲疲勞已極調之既難況每一調兵遠近
驚擾不惟不得於此且恐或失於彼可易言乎齊
凱之爲此說不過掩己之罪利賊之有耳我輩若
復言之是始終墮彼之計也願熟思之愚意凱賊
不除兵防終不可罷寇終不可服地方終不可
安也倘不鄙愚言望將此賊侵冒實跡備細密切
開報一面收繫以俟逮治沒入其產以足兵食別

選有力量者充之或其兄弟有可用者即用以代

領亦無不可均惟留意

郭襄靖公遺集卷二十五終

郭襄靖公遺集卷之二十六

莆中　郭應聘君賓著

年友漳浦朱天球君玉編

門人泰和郭子章相奎訂

門人晉江王任重尹卿校

不肖男良翰　梓

書翰　廣西巡撫至初陞戶侍

東劉凝齋中丞　萬合溪方伯

恭諗陽亭當泰簡注方殷鈞衡寵命匪朝伊夕顧

惟海瀕蒼赤失所攀依爾頃聞烏夷果爲廣酋所誘復寇海上粵中已屢告警聞南數郡恐不能不厪門下之憂安攘偉畧先事制人迅掃妖氛上紓九重南顧豈特百萬生靈荷更生之賜已耶聘也碌碌荒徼其仰承休庇不假言矣敝郡唐二守之任草率附此

柬吕豫所

頃奉邑翰諭及當事者謬有聘與督臣同心共濟之許無非噓汲所致但竊聞

廟堂之意猶欲以東事見屬不知嶺海重寄非有大
才力大威權必難以討其後聘踈庸孤蹤多疢嬰
身濫役四年阽危懍懍得弛檐負庶幾少延殘生
若復加以艱大之責至於顛踣狼狽盡喪平生傷
門下知人之明心竊耻之況老母年八十有一日
切歸思烏鳥私情尤有不容自已者伏惟垂察不
勝至懇

柬李臨江

頃傳台節自朗寧徑旋會省殊切瞻懸嗣聞已按

賓州行事深以爲幸右江地方爲獠夷吞食太甚
僕所目觸心憤幾廿年矣玆幸稍戢寔仗天威曁
門下寵靈所致然經畫所未及者尚多囿僕之所
深負譴而靡寧於夙夜者也近溪南公建議於迎
恩立營屯戍三千耕守其地誠爲至計所慮者餉
用不敷爾右江兵食從來仰給梧鎮比年餉額日
減兵防之虗有由也倘得復原發之數則屯兵亦
易易耳台裁以爲何如

柬呂豫所

貴省地方春來水陸晏然民夷樂業無勞南顧之
慮惟宗室一事不能不仰廑門下盛心減祿諸宗
先已疏請恭候處分近復有革名七十餘人日在
訴擾竊意
廟堂愼重封爵無非爲節省公帑之計其爲慮至深
且遠也但
天潢支裔日益蕃衍所恃以維繫之不至於犯度虐
民者名與祿也若并其名祿而盡革之彼將何資
以生何所憚而不爲惡耶待其縱恣而後爲之曲

處恐不足爲恩而適以滋槩矣竊謂名封之例不宜太苛迹减之法不容終寢也此不惟可施於靖藩即推之諸省大較如此門下爲桑梓長計幸垂察焉

附柬李山人

鄙人一白面書生耳軍旅之事本末之學身任封疆之寄目擊蒼赤之患不獲已而冒爲之仰藉主威廟算幸告成功繆膺晉秩之典殊深慚惕山人甚與過溢得無阿所好乎顧賤體邇來衰憊甚矣

火痰風濕種種交侵頭目肩臂無不受病昔人云每一發兵頭鬚爲白鄙人發兵凡幾矣豈鐵石人耶痛定思痛爲之愴然況八旬老母廿載異鄉何以爲子不日堅求休去矣會大司馬都督二公預爲言之何如山人爲大司馬所知久矣萬里之役豈誠京國壯游哉泉南布衣當復見矣應付如教塡用避桂嶺而道恭城山人之邈不可親如此良晤何期悵甚悵甚小江遠在汴城非山人所經之道且計此時當已闖陞在途矣病中不及具啓便

一致意

柬俞虛江

山人以畎畝懷廊廟之憂鄙人以冠裳興簑笠之念京華聚首自分無緣徒有青霄之仰而已吾鄉如幼溪重望頃且爲關中之行況孤迹如鄙人敢復何望我渡公服闋已久不審推用有機否倘得借重西來良一幸也山人得尊翰遂果北行僕微爲行李之助殊欵附候不盡

與霍勉齋僉憲

共事荒徼辱公敎愛弘多仰戀之衷別後未嘗少置顧公弘猷雄畧有大造於左江迺罹求全之毀雖以不才知公之素者不能曓公心事於人人負歉何可言狀然就中委曲調停頻竭心力而當事諸老亦誤信僕之非私計公必知之亦必亮之矣公道大明青天白日自在也台旌北指當在何期敢爲清時勸駕焉僕濫役數載擾擾戈鋋疲且病矣壺山蘭水寤寐有懷不日且堅求休去矣無足爲知巳道者臨書戀戀

與永寧吳南洲憲副

古田兵食歲費不貲虛冒之弊亦聞之久矣殊非原議初意僕所以欲兵道專劄其中者正爲此也來教貴精不貴多誠爲確論小蕩堡委當究處不知原兵係真狼否若湖桂無藉假充之徒誠不若廣兵之爲得用也但廣兵亦多無藉如王參將瑞之撫兵蓋自百戰中來者不可多得即陽山稍勁者已爲韶贑募用其肯離妻子遠來應募者恐未必盡精幸與王參再計之貴在的當毋以僕此言

而遂阻也鄭州守應齡才志可托有公與叅戎彊壓於上而得良守撫摩於下地方可望久安矣

與博羅尹吳敬甫

春間曾以吾姪再達督府其復啓極加稱嘆可謂知吾姪之深矣夏少叅行時亦再三面托須復申之以書不審相與何如大都士君子盡其在我求爲可知以實心而行實事有不感孚上下者無是理也鄙人久在地方寸無所益惟勉盡此不欺之心已爾顧忝竊逾涯衰罷已甚不日且投劾去矣

便中附布

柬呂豫所

承差鄧尚忠顏宗仁先後回備頌垂念盛情何勝感激聘行能薄劣自安分義久矣進退權衡清時自有公道駑駘賤品敢計歲月萌覬倖之心耶但賤體素弱濫叨茲役適當多事之餘不自揣量冒然以驅除爲己責五六載間苦心焦慮廢寢忘餐令地方幸云稍寧而蒲柳之軀已極疲而盡瘁矣茲固臣子致身之義何敢復言惟老母衰耄已

甚兼之銜守湫濕室人多病老母見呻吟床褥間

視日如歲聘所以遲之至今未敢言歸者有感於

君臣大義之旨恐坐避難之譏耳昔周敦頤曰時

清未忍遽辭官今聖君賢相方隆

唐虞之治聘至不才亦思少効溲渤之用以仰慰萬

一自葉清時豈其心之得已哉此時西粵民獞相

安水陸大定即將聘罷歸免再推補以省一衙門

供億之費似無不可者如以爲必不可省則藩臬

中濟濟多才豈無足勝其任而顧有之人之慮哉

若求之林下則陳我渡同年服闋已久而閱歷於粵地頗深撫綏調度當必不負舉用之意再疏陳情伏惟炤察作成則有大願矣惶懇惶懇

與吳敬甫

游簿行有書附往頃得夏少參密啓云吾姪政聲籍甚近爲忌口所中鄙人竊計吾姪清才雅志不惟可以自信而人當無不信之忌者之口安從生哉昔人不云乎止謗莫若自脩惟吾姪益加省勵自盡此心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率此以告

與吳南洲憲副

陸酋就擒除此一方禍本公之功在地方賢於十萬之師矣雨澤應祈秋成有望尤幸尤幸陸酋即日當眞之顯戮不知通報督府否

與杜武川太守

二酋不縛新寧不州左江之患未有已鄙人之爲此慮久矣故於譚霍二君寔賛成之幸而就緒殊諸祊頼猶恐土酋之垂涎之也欲備始末使後之吏此者有所據以爲遵守春間已創爲三紀具其

事之既矣茲得大作詳而且覈盡曲盡無遺旋當
叅互成編付之梓人以貽久遠其於地方之大計
所係或非淺淺也何如

柬張鳳臺

特承翰教得聞貴體違和旋喜勿藥慰甚慰甚陞
酋稔悉多年其忠誠不在常酋下僕自視事以來
未嘗一日置念茲仗威庇束手就擒杜州邑之隱
憂伸神人之積憤蓋地方生靈之幸豈鄙人智力
所與能耶除惡務根其子當在不縱巳示當事者

密圖之第恐驚訝深遁耳附謝不盡

與沈憲副

承教上下猺籠撫處已有次第喜甚喜甚守道手書云云盖未聞此二報之前所言也公之苦心豈不亮之下猺籠卽大田蘆一帯否告示已印發矣但將官輩所開應剿村分尚屬太多就中尚有可分別撫安否此舉主於完案不以盡殄爲功適督府來書幷抄呂相公別楮皆惓惓於省便之說且謂沅江之變一那鑑自毒卽爾罷兵以此語觀之

但得兇渠一二似亦可了前件我輩何乃自苦如此耶雖一面治兵聚餉爲大舉計而計擒之望尤切懸懸惟萬萬加意焉西哨一哨甚奇但聞有山籠數十里極險而隘幸加細審之分哨委官已定議今因來教又稍稍增損之安用如總戎所議也二項水手一取之融縣六團一取之水南等處甚當糧賞道事務甚繁二公協而行之尤見厚道長安練兵已算作二營用矣幸嚴督之務令有成効可也囑囑細查圖說下猺籠非大田蘆不知大田

蘆會就撫又東之火燒桐木壯之果背果陽西之
郡鄧大賓等處尚可撫處否留意留意李材既撫
安黃土諸峒大陳諸獞將來即令守之督之以圖
成功若令督西路哨則南壯杳不相及如之何其
可也再酌之永寧警報似非無據但釁端皆始於
思管上油諸獞須善諭之而令人擔保為可且聞
懐獞有陰搆為亂者豈即所云出外倩食之輩耶
向謂板江一帶亦須羈縻正慮有此仍一設法為
之何如不然恐將來盡徙之他兵退而縱橫如故

矣賊中動靜時時緝防以報尤望尤望若警報果真先將附近永順司兵或思恩兵催出以備策應何如

與徐憲副

粵西猺獞淵藪吾人怒獸習性則然即用兵剿定之後求其傾誠帖服絕無異心斷斷乎難也昔人以牛馬羈縻喻之豈無見乎承教整搠兵防待以安靜誠爲確論而撫處躭保以示羈縻亦必不可少也齊凱旣無堪代之人姑且嚴加督責固守地

方若少有悞事則皆彼之責也汪叅秋間決當駐
劄荔浦稽察兵實彈壓夷心此時不以撲擊為能
惟以撫安為計幸以此意切切告之帚扶求出狎
之虎豈可易得急之必糾黨為變目前且責其納
罪令人保之仍轉令䖍保地方徐俟他時以計取
之亦未為非策也酌之酌之或謂陽朔之報乃荔
賊之糾陽賊似有可信幸作速設法諭撫携其黨
安其心不致為地方患切囑

寄俞思所　余養拙

別後已多年矣時懷啓注荒陋多故雖尺素無由一通惟有耿耿可翁無後得嗣如養拙可稱如子但歲時祀典若無所資僕曩歲擬撥田數畝以充岳翁香燭小價寄言養拙不願收取豈慮賦役之爲累哉俟僕抵舍當另圖之僕濫役寡狀歸念日殷頃已上書陳乞侍養爲當道固阻少之尚圖再請良晤計不出冬春矣便中率此不盡

與莊陽山憲副

來敎數日聲息寂然雖蹤跡詭秘未敢遽謂無虞

訪聞多因督府告示張掛右江有二十七萬兵馬之說而反側之輩輙生驚疑投匿耳且三鎮既有此謀未免機事易泄糾合交通思爲抗敵之計未可知也今且一意撫之看其必不可撫待大兵已集方可爲掞尤之策不然恐四處蠢動我兵單薄其何以爲援耶幸與門衆將唐知州酌之即將來欲爲之亦須查訪果有異謀者處之若三鎮官目恐惟惡其不附已者而去未必盡出於公也募兵本議暫發兩江因有永福之報故輙發入每名已

給糧十日矣倘數日後聲息果虚撫處已定即發
回無防打手亦日給口糧一升可也草復

與沈憲副　李少參　王參戎

西路一哨若果可行另議一兵此易易耳昨已與
李材言之幸細訪的確并議應用何兵及何官統
領以報此哨增兵則陂頭哨當減兵矣昨王參來
揭云諸公計議都天黄土不用進兵只用把截而
於倒江路進兵由外三甲出太平河里之後總戎
殊不以爲然盖以三甲之外皆獞人若兵從彼進

則猺先來敵安能直達太平河里耶即不經猺地而經三甲民村兵民能無相妨耶三甲民見在省城者皆稱不便而云必有靖州哨直擣其背方可收功但靖州借調彼中兵壯回報數殊不多槐㮾將云兵少決不可進茲又移文楚中請益如無見在之兵即請彼召募下班打手以充之不知可得否必不可得其爲把截無疑也適差人七月初五日自浙回潮兵僅得二營又必得部咨到方肯發則潮兵尚爾杳然又撫夷道差人往道州等處募

兵彼中有厲禁所募僅及數百然則所恃以衝擊者不過梧桂操兵及長安兵五六營與廣兵三營而已奈之何奈之何總戎之意大要謂狼兵不足專恃募兵不可多得若分路太多而不得募兵以爲先鋒非萬全之算故言西路言倒江動有難色以此也細與酌之然當顧事勢可否亦毋遽以總戎之意而輙爲遷就常安鎮之報方急遠近諸獞獞萬須加意安諭毋令驚疑毋容合黨以免目前攻掠之患至囑至囑公久處融縣極知苦心移駐

柳州甚當地方事體干係重大惟爲生靈保重尤

望

又與沈憲副　李少參　王參戎

羈縻拔江諸猺使兵之來進不爲吾擾兵之既進不爲吾阻此本心也迺謂必不可撫不獲已就彼團練亦是一計今聞金策等撫處有機因練兵久致驚疑且土兵不習訓練則已之爲是惟二道與王參酌而行之天鵞嶺一哨總戎則深懼其孤鄙人則深畏其擾盖孤固可畏擾亦可憂也不知别

有路徑可通否或即以誅之蕭紳朱萬世輩何如西路一哨本屬緊要總戎亦惟有募兵不足之慮耳均一作速酌之

與王參戎

節報賊情具見留心撫處周公貴之擒尤可痛快大都造謀者固古田殘孽然六里從亂者少必勾結右江諸賊以爲黨援若非處右江之尤甚者一二以孤其黨則三鎮終不可固永安終不可安即右江亦日見紛紛多事矣通俟兵進之後相機爲

之懷猩難於遠出誠如所料蕭紳之撫不知就中有何計畫先得罪人一二或別有分別否聞洛容陶賊不時出没刼掠行人當作何以處使道路無阻可也右江兵防誠不可汰此時諸兵將集諒可無虞兵後當量留一二枝以固防守即省城亦議練兵二三千遇警即可調發庶幾地方可以少安也黃土一哨路坦而近必不可少已再三咨行楚中即不可全得但得三千之數益以省城新募湖兵劄守近地如天鵞嶺等處使賊有首尾之顧方

爲全算幸與二道再酌之土兵可作速催促約齊集督發之期決不宜過九月中旬也加意加意

與莊憲副

所報賊情如果糾結蓰寇誠有足虞不得已惟以固守州鎮爲主三鎮當量發鳥銃手助之古滿桂林二堡併之可也川岩一堡金憲副謂最爲要害扼川岩之險則下六里之賊不得入矣非惟不可撤兵尚當增兵二三百名用木柵爲門重重啓閉岩口使地險在我方可也三厄之營亦甚要緊亦

用撥兵益之幸與二叅并唐守酌行之趙士彬打手已發理定無即取回之理要之防禦上策應常安皆所以為永寧也金仲伯兵方在畏罪之時鼓舞用之務奮勇萬勿少露形迹使生懈心若猛賊出寇融縣之長安須設法應援蓋王叅將方以病歸桺州許都司方往代未至萬一有失則融縣可憂融洛皆永寧道叅兼轄之地須血脉通貫互為聲援庶幾地方可保探訪尤須嚴密緊急用人不可吝惜犒賞三鎮土兵須行令差人急回各州

添兵以實各鎮以固防守十里各墩須嚴切撫諭使無異心惟留意切囑二叅唐守均出此一語

與莊憲副

桐木之擾擬可痛挫一番則諸蠻落膽將求撫之不暇矣乃邇迂廻竟無一獲坐失機會可嘆何如兵進則賊退兵退則賊將復出彼佚我勞彼飽我饑豈計之得哉今不得已惟設法撫處以俟徐圖而已留意留意向取二緝事盖未聞破鳳皇堡之先欲為購擒首惡之計耳今事勢張甚此計將安

施乎三鎮不能自固往往有待官兵之援可恨可

恨俟此番出兵之時當勒足實兵一千庶幾可守

不然則年年有一番樁動將焉用之上宋古底鳳

凰之不得不處與三鎮之不足恃頼意督府處一

備達之何如

東吳一菴

夏月迭奉手教得知旌從還莆起居方在調攝懸

戀懸戀逸老會錄老成矩矱攸存以弟譾劣托名

簡端與有光榮甚矣吾鄉自倭患以來古意澌盡

所賴吾兄主盟正學力挽頹波文獻之風庶幾不墜弟頹以覊踪遐徼無由薰炙清光役役塵囂能免虛過此生之嘆耶頃已上書懇求歸養復爲當道者固阻進退惟谷爲之奈何郡志重脩一時盛舉但志之所重者文獻而獻尤所先頃文獻續集議者不無濫逸之嘆盖士君子取人與律已不同取之濫與傷於隘均之不足示勸也不揣已違礪老及六橋諸丈矣

附柬一卷

來諭傳羅事情備悉之矣大都今世之爲令甚難其在二廣尤難得爲之後不爲人所嫉又難吾惟盡此不欺之心持此不息之志是非毀譽未有久而不定者也亦嘗以此意屢告之敬甫矣

柬康礪峰大司空

聞臺史孫公有重修郡誌之議敦請我公總司編摩副以篆石壽泉六橋奎山四公誠盛舉也顧誌之所重者文獻而獻尤所先每見遐方僻邑一有射策之英操觚之士類多列之傳志得垂不朽而

多才之地往往責之過備不免漏逸之嗟聘生也晚於同鄉先輩及侍者鮮郎以所知如陳雲崖公之經術鄒一山公之勛猷黄雪峰公之節槩方蘗峰公之孝行文獻續集皆偶遺之恐外此者不盡無也無亦厚於責備之意與竊謂士君子取人與律已異取之濫與失之隘其不足示勸均也必盡如孤高養晦抗疏顯名苦行奇績而後可紀則夷惠不並稱賢而先輩許穆輩文獻前錄可悉畧之矣公以爲何如

柬高太湖方伯　顧觀海憲副

老母昨歲八旬諸公賜賀老母甚罪僕蓋以臣子

清苦萬狀未足仰報

國恩絲毫奈何以老身爲累桃茹果核皆傷名檢而

敝鄉俗語以受賀爲折福老人尤往往忌之且先

人早背粤嶺實爲勤事血食之鄉不忍以生日爲

樂此又眞情也二院聞之亦將有此舉令僕踧踖

不安之甚煩一轉達萬萬停止不然僕閉門不敢

相接罪尤大矣𢘆懇

東方纂石同年

頃承手教以弟爲令郎暴白心事儗之古人高誼弟何以堪顧自惟菲劣辱在同胞荷兄之知最厚吾二三兄弟當時所自期許何如迺兄淹志郎署未由弘展經綸弟濫役茲方幸爲令郎一日之長推心傾腹敢自後於古人耶況白日青天沉氛侵蔽有人心者孰不欲一披障塞而覩清暉哉向日云云弟已許兄去就爭之今幸事已平疑已釋且投之有昊矣直指公比後絕未談終始其事敢不

惟命願毋以煩清念也

復李西垣總戎

承三門手教帯羅二獞仇爭之狀已悉之矣但不審帯之所以仇羅者果何所爲豈官家曾用羅以購帯耶若非此之故而别有私仇則二姓之爭所謂兩虎之鬭也吾特觀其成敗而已此時爲官家者惟有諭令解仇令不吾怨最爲長策如或侵我營堡方不得已應之使先有所向恐將以仇彼者而仇我兵非討之得也齊單二目招獞爲兵僕行

詼道究戢非一日矣而竟不能革至於日益月增
如彼之衆脫有意外之事彼輩何所顧藉不過申
請應援而已則何取於屯兵哉言之可恨公辭督
府後式遄其歸諸凡事體更惟留神與兵道叅將
計處使兵防永固醜類終服則今日經制之功與
昔日芟夷之畧將並垂不朽矣切望

東殷石汀

大水田殘徒總戎已督兵往矣但賊多兵寡少示
振揚使知所憚而聽撫足矣帯狼要陸銀床雖不

刼掠尚在五里灘山中爲江道之梗玆不得已調田州向武二兵前來分布省城及陽朔二處緩則固守急則截捕庶得專意西歸免掣肘之患也事在呼吸伏祈均賜督行王槐募兵吳天賞自甘退讓方在軍中望公姑順兵情何如

與莊憲副

承教三鎭事體切中肯窽前此言者只罪各鎭之少兵及凌虐諸獞之失未有洞察其故如云云者分隸之議向雖有司詳尚未果行以鎭兵單薄恐

不足壓服其心激成變亂故耳以近日事勢觀之行亦叛不行亦叛乘今兵勢稍實斬截行之如其不服總不免摘處一二看向背何如耳秋糧除已納在州外其餘者徑聽三鎮收取但須爲之限制一鎮遣官一員督之使無多取之弊則三鎮知劃地分糧事體已定自有固志而六里各獞知糧無過取或亦稍戢異心也且當明諭各獞原係題允事理汝輩今日敢於抗違叛亂不得不如此處置則事出有名各獞亦未必無悔心也中間調停兩

情俾之帖服則在公與唐守留意焉新到之兵若求請犒賞之需卽與之轉呈亦不得不然者劉勉兵卽取回求福矣不盡

柬殷石汀

總帥差人回奉手翰知惠州殘黨盡殲甚爲地方稱幸及聞朱酋衝兵之事盖獸窮必噬勢也茲以大將臨之當無不破矣聞此酋之勁悍在林酋上如兵力尚疲姑再困之似不宜與之急鬪也何如各土兵方集總帥初八日方行固以待㓻兵之至

亦以田州兵到分布省城及陽汞二縣方得掣募兵西發也師期尚難尅日大都在月杪矣浙兵只備衝鋒若搜捕全賴狼兵倘東省尚用浙兵則一月之後二三營可以東發在東省免遠募之勞在西省亦可減路糧之費矣惟早示

與沈憲副　李少条

入冬已深大兵未進寢食爲之不遑總戎雖行計期須念日前後方抵融縣查日期惟念五日最吉決當副此吉日以抵信地萬不得已則念八也事

體當以神速爲貴苟得罪人即足以正法矣事所當爲者尚多惟嚴督各官協心戮力一鼓殲兇是所切望主帥偏裨氣格難合全在二道爲之調停及分理各官俱當以公家大計爲重小嫌夙怨一毫不可介意至蜀至嚼聞羅忠輔因革冠帯耻出領兵果爾則二道權宜暫假使之奮勇立功亦無不可惟裁行之各募兵俱以賞犒即爲進山之賞不必復給可也諸凡事宜難以遥度悉惟便宜行之

與李總戎　沈憲副　李少叅　王叅戎

大兵畢集而總戎未至調度極擾驚動皆有可憂況雨水將發尤有不勝其慮者總戎一至融縣即當促行須赴念五之吉决不可少有淹留卽江州兵未齊亦衆將未至皆不必候也聲罪之師以得罪人爲主切毋自蹈逗留之戒至囑其坡頭田寨等哨如兵勢已盛兵威已振即可相機進取似亦不必堅待各哨合剿爲也募兵共十二營毋哨計二營須派撥適均衝鋒有賴不患不破賊矣人和

最爲行師之要惟萬萬留意

與興安黄大尹

湖兵開久已整楜至十月初旬越撫臺再遣旗牌至沅督調又經月餘矣廼今猶聞未集如何如何此中師期已戒極遲至是月念八日必發板江計抵太平河里諸巢必不出初四五也若湖兵月終方抵沅州則後期甚矣事無中輟之理萬萬亟促以副夾攻是所切望餉米夫船等項勢必取給彼中計辰沅道亦行之早矣特恐有司鮮一體之誼

耳但師行糧從糧有弗繼則橫掠之患必所不免獨非有司之責哉可併加意措處毋致有悞兵食以免地方之擾不惟爲粤亦以爲楚也土兵只有犒賞祭神與口糧并無安家之費此中當有斟酌不必過狥彼中之說也尤囑

與沈憲副　李少叅

來教經理兵糧諸事二公之勤勞至矣僕羈於門庭之寇未得即赴調度歉如之何連日憂思惟錢粮弗繼是慮寢食爲之弗寧今冬賊旣屯集未嘗

竄遁使勝算在我則一鼓可以收功諸凡船隻兵
夫之費卽可酌量減革則所省不貲矣惟二公嚴
行催督之至望至望其作何撫處防守事體皆當
預爲之計多留兵則多費餉不可不愼也凡事須
二公有主張若將官輩則惟以大刀闊斧爲主其
公帑之盈虛民膏之充耗其誰恤之土兵領糧賤
糴殊爲可惜今後不必强桂林倉米浥爛可搭配
支發之江道難行餉銀不敢輕發且督府移文藩
司有不欲動支古田剩餉之意尤難措處募兵旣

有行糧其工食可揑者且延令赴省支給何如各募兵俱已犒賞必無重賞之理前已有行矣恐將官不察妄爲求請不可信也尤囑

與沈憲副　李少參

適得開刀破賊之報雖斬獲無多然兵聲已振賊膽已寒非賴威猷何以有此喜甚喜甚但此中將士積習往往開刀之後即劄堅營休息徐爲分兵搜捕致賊愈遁愈深曠日持久屯師耗餉皆此之由最爲悞事幸嚴加督責併力攻擊務收神速之

功是惓惓之至望也淺近之說盖懼其難成而姑為是云耳若威不大伸耻不痛雪終歲勞擾將何為哉惟加意萬萬餉銀又發三千從永寧解來鳥銃藥火繩亦發矣糧米照議派用但得早破賊巢不患無食若堅巢難下即懸賞克之愈於持久之費也切囑切囑切囑既設擺塘軍中事情可時時馳報即每日一二次無不可者永寧苦於無馬不必多差人也但當嚴令擺塘急遞耳尤囑每日塘報其法用揭帖先書前由臨期填軍中事情一某哨某

日獲功若干賊勢如何將官見劄何處一某哨云云只直書以報方爲簡便李總戎已進大榕江則坡頭干係甚重幸切諭之

與李總戎

除夕之辰來役自義寧出得捷手翰官兵大破太平河里七團等巢賊勢崩潰喜不可言公之猷畧素定不爽毫髮如此審據來役云各哨斬獲千有餘功而道揭適至所報僅縣南哨五十餘功何其相懸之甚也豈尚有未及知未及報者乎又公來

書云西路官兵亦入杲大沓不見賊而來役又云臨行時楊都司亦報斬獲杲大多功計來書爲真而來役之口報未必的也大都賊勢既敗惟有遁匿岩箐使官兵不憚險阻深入窮搜無不盡殄之理此時狼兵最爲得力萬宜鼓舞責成盡發入山搜捕毋容一日少懈則全收之易易矣加意萬萬善後之事一面會同酌議作速見教錢糧甚難處頗熟計之

東阜樵壺毋舅

別後倏忽七月戀戀不可言傳聞廣寇飄突閩海掠舟而北恐奔投異域勾誘倭夷則濵海之患未有已也椉梓在念爲之奈何此聞古田遺孽常狼要亦竊發日在戒嚴多病之軀處此多艱之地無一伸眉之日何能爲計脫比樊籠懷遠事竣決意投劾去矣老母賴庇健飯惟聘牙舌作患六十餘日諸藥無一效者盖方書所載及醫人所習者皆治牙之藥而牙筋牵引鮮有知者必俟明農之日十畝間閒與沙鷗渚鷺爲侶庶幾可却此病耳草

布不盡

又東棋壺

臘月兩奉敎知吾舅以十月八日冠帶志弟亦是日畢姻慰甚懷遠臘月四日進兵已破賊矣惟是鈎刀手後至我兵以一面仰攻巢穴雖破俘馘未多再須旬月方可收全績也古田賊首常狼要巳生擒餘黨斬獲亦衆目下議順師再一驅殄地方或可無虞矣前叨恩蔭邕兒志向舉業堅未肯領暫以良翰名報部茂兒尚未更名也文獻續錄希

齋公原屬過刻聘序中亦寓未盡之意今不入梓
最愜祕心但刻聘同校則誣甚矣煩爲一達布齋
去之何如

貽誡家帖

吾宦路三十載率在蠻烟瘴雨之鄉勞役干戈形
神盡敝偶以人乏載晉開府責益重而慮益深惟
無以稱塞
明時負生平而辱祖父是懼嶺外猺獞錯處炎獁難
宜至者傳舍其官胥無固志以是紀綱日弛盜賊

繁與鵰剿之事無時無之吾念天道好生多殺邀功必非善終昌後之道八十老母在堂二兒具幼豈忍爲此大兵所至玉石俱焚吾無日不戰兢故每一出師連日揮淚求其生而不可得此自我輩爲

朝廷任事愛民真心亦未必非延佑壽母培養幼兒之福陞賞云云非惟不當挂之口亦不當萌之心一以是心行之莫知稅駕所矣弟姪及家人輩相我有封侯骨否人生富貴利達總之無非前定造

物忌多取古人有是言矣吾官許多年自揣過分頗有倦飛知還之意惟是封疆多故未敢遽請今府江懷遠幸次第蕩平矣藉手報命即可連章乞歸養居廬足蔽風雨薄田足供菽水便了吾一生吾家素風萬宜謹守以吾居官天神共鑒斷不肯爲欺天欺心貪昧隱忍之事以自斲削陰騭貽子孫絲毛俸薪所入比他人千萬一般一意節縮不爲無益不經之費晩年謝官後儉用或可得過不至窘乏惟儉不奪正弟姪輩所以成我清苦也

至倚吾名色出入公門假張威聲輕行詐訟尤吾生平痛惡吾忝一命方愧無能為鄉邦造福何可恃勢凌人蓋勢有時盡而鄉鄰相與固無已時一切接受投獻產業吞占僧屯田土覇管山海花利皆盛德不為況官不能常存業豈能常保今日得之以為榮則異日失之以為辱今日獻於人與占人即異日獻人與占於人之端也無榮無辱無獻於人無占人亦無獻人與占於人此滋味孰能知之故吾每為今退步讓了一分便宜將來便留子

孫一分便宜今盡步占了一分便宜將來便損子孫一分便宜天道在上斷乎不爽若曹不可不念也若曹下鄉田禾毋秤頭加收當思農作之苦饑㒳毋放債俾估當思好還之速寧獨宜念吾付托令爲吾養福惜名節不令爲吾牟利斂謗讟即若曹力培心田亦不宜分毫爲此人不可欺天尤不可欺也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古以來無大無小無貴無賤未有專利而不取忌於人不得罪於天者也誡之愼之

郭襄靖公遺集卷之二十六終